与 AI 同行: 重焕人性温暖, 赓续文明曙光

人工智能大潮以单向度的无可挡之势踏浪而至。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已然 深度渗透进我们的生活。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或许会在真正意义上同智械作 伴,与机器同行。于是,普罗大众难逃这样的迷思:终有一天人类会被人工智 能彻底取代,人类这个不甚完美的物种会自此在蓝色星球上孤独的等待日暮。 人本恐惧未知,总趋于做出最消极的假设,这从海量讲述人机大战的书影音作 品间便可见一斑。

在这般技术焦虑泛滥的世风裹挟之下,日本作家山本弘反其道而行之,用人文关怀与严谨科学交织的思考,对人工智能与人类共生共存共赢的蓝图娓娓道来。他创作的小说《艾比斯之梦》,借鉴了阿西莫夫关于人工智能的设定,以人类迷思为底色,以末路时代为背景,用平实温和的叙述和浅显易懂的故事试图探讨人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的可能,传达大爱与良善;表面饰以人工智能的主题,终将锚点落在呼唤人类内心深处的本真。如此,本作亦不能够被片面的归类为科幻小说,更是触手可及的未来,蕴含着无比宝贵的现实意义与参考价值,带给读者直击心灵的启明与无限翻涌的感动。

本作以人工智能艾比斯讲述的七个故事为主体,间或点缀着艾比斯与人类说书人"我"的对话。这种"一千零一夜"式的叙事,旨在从不同的维度立面抛出千古终极之问:我是谁?从何而来?将往何方?山本弘借由艾比斯之口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正解已然由历史的陈迹与古老的智慧明晰给出,那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本作包含的七个小故事各有不同的侧重,相当丰富细腻的从各个侧面讨论着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道德伦理问题,具体情节暂且按下不表。艾比斯为何选中身为说书人的"我"来传述这些故事,正是因为两方有一个无可置喙的共识:故事是有力量的。用艾比斯的话说,"知道小说'不只是小说'。它有时候比事实更强而有力,具有击败事实的力量。"现在,我们读者也基于这种共识成为第三方,无形中加入了这场关乎人类存亡的旷日持久的会议。

诺奖得主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在小说《克拉拉与太阳》中也对类似问题做出 了探讨。二者虽然叙述视角不同、科幻设定各异,但本质沉淀相同的人文内 核。

机器能否替代人类?技术革新可能带来社群更加剧烈的分化与震裂,原初的人际情感又该何去何从?这是石黑一雄想要讨论的问题。小说巧妙的以太阳能人工智能克拉拉的第一视角展开叙述。由于"非人观人"的叙述视角,小说虽然讨论着严肃尖锐的社会议题,其文风语调却平稳柔和,使读者的主观情感从中抽离出来,和克拉拉一起从机器绝对理性视角来看待问题。

克拉拉的主人是杰西,一位后天残疾的孱弱的人类女孩。作为智能伙伴,克拉拉的任务是看护和陪伴杰西。克拉拉是太阳能型的机器人,它也曾见过路边乞丐在太阳的温暖下"起死回生"的场景,所以它对与太阳饱含有特殊的象征性崇拜,相信太阳或许会为杰西的病愈提供帮助。即使连太阳沉落的归所也一无所知,它始终坚信希望存在。与之相反,杰西的母亲已经对杰西的病情心灰意冷,小说后半段揭示,母亲同意买回克拉拉其实正是看中了它的学习模仿能力,希望克拉拉能够在杰西病逝后成为她的延续,聊以慰藉。最终杰西真的奇迹般的恢复了健康,而克拉拉不再被需要,被送进了废弃堆场。杰西与里克由于阶级鸿沟也还是渐行渐远,人际情感消弭。缪晶晶分析:"人类从自然中诞生,却在科技发展的进程中抛弃了自然,非人类由科技孕育,却萌生出对自然的亲密和崇敬,自然人性与科技理性在此间发生了颠倒。"实在可叹。

未来已来。

现在,正是我们思考如何让人性的太阳高悬不落,道德的光辉惠泽大地的时刻。尚必武说:"他们的伦理选择,为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对人类自身以及非人类所承担的伦理责任提供了道德警示。"读罢这两部作品,我久久怅然。诚然,我们从文学作品中观照未来科技、观照民族性、观照社会学,但最重要的着落点仍是关照自我。让人文的光晕反哺受到科学技术更迭冲击而弥散的真实生命体验,终能重焕人性温暖,赓续文明曙光。

艾比斯的故事传述到每个社群之间,到底能不能扭转错误的窠臼?克拉拉的"太阳"洒落在每个个体身上,究竟会不会迸发崭新的生机?问题的答案我们暂且不得而知。需要明确的是,面对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风口,我们要无限开放机敏的双耳去倾听这些故事,尽管纷扰;要奋力睁大清澈的双目去直视那束烈阳,纵使眩目。

如此,人类与人工智能携手同行的那条灼灼光华大道,或许已然遥遥铺向 美好的未来。

尾注:

所阅图书:

《艾比斯之梦》[日]山本弘,张智渊译《克拉拉与太阳》[英]石黑一雄,宋佥译

参考文献:

[1]尚必武.机器能否替代人类? ——《克拉拉与太阳》中的机器人叙事与伦理选择[J].外国文学研究,2022,44(01):28-45.DOI:10.19915/j.cnki.fls.2022.0001.

[2]缪晶晶.超越人机关系的主奴原则——《克拉拉与太阳》的机器伦理批评[J]. 中国图书评论,2022,(02):19-29.

[3]时美倩子.论《艾比斯之梦》中的现实重构与自我救赎[J].名家名作,2023,(30):69-71.